

北京诗苑丛书

从学徒到诗人

——阮章競简传

马尚瑞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从学徒到诗人

——阮章兢小传

马 尚 瑞

责任编辑：胡礼佩
封面设计：张新生

北京诗苑丛书

从学徒到诗人

马尚瑞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怀柔县孙史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63,500字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书号：1054.005 定价：0.48元

DB47/33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时代	(1)
一 《漳河水》的历史成因	(1)
二 他贫穷又富有	(7)
三 故乡，她有无穷的魅力	(9)
四 故乡，是座艺术的迷宫	(15)
第二章 上学始末	(20)
一 校长之死	(20)
二 勤工助学	(22)
三 手上的血印	(24)
四 爸爸坐了更馆	(26)
五 大哥卖布的悲剧	(29)
第三章 学徒纪略	(31)
一 光明，被黑暗吞噬	(31)
二 走上学徒之路	(34)
三 油漆店内外	(37)
四 学徒生活点滴	(40)
五 黑暗中的明月	(41)
六 满徒归家	(43)
第四章 艺匠生涯	(47)
一 出师之后	(47)
二 生路何艰	(48)
三 海边上的小屋	(51)

四	天涯艺术学院·····	(52)
五	再见吧, 妈妈·····	(55)
六	征途上·····	(58)
第五章	在救亡运动洪流中·····	(61)
一	流浪者的生活·····	(61)
二	投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64)
第六章	在第二故乡的成长·····	(70)
一	从武汉到太行山·····	(70)
二	向民间艺术学习·····	(72)
第七章	千锤百炼《漳河水》·····	(76)
一	《漳河水》的产生·····	(76)
二	千锤百炼《漳河水》·····	(78)
第八章	路漫漫·····	(84)
附录:		
	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两颗明珠·····	(88)
	——《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	
	艺术形式分析	

第一章 童年时代

一 《漳河水》的历史成因

有人说，读过阮章兢同志的《漳河水》，漳水常在心底流，《漳河小曲》常在耳边响——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层层树，重重山，
层层绿树重重雾，
重重高山云断路。

清晨天，云霞红红艳，
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
漳水染成桃花片，
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

漳河两岸，虽山高雾浓，但云雾毕竟遮不住太阳，艳艳红霞溶入水中，高山拦不住小曲的飞鸣；那艳艳红霞在水底化作一片片桃花……

诗人的美丽想像，也流露出对祖国山河的痴情。自然，人们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往往溶入了对故乡山水的情爱。

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对一个人说来不仅有着巨大的魅力，而且是神圣的，她甚至像母亲那样完美无缺。诗人

阮章兢在《漳河水》这部描写太行山人民生活的长诗里，也溶入了故乡的山色；《漳河水》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也溶入了诗人青少年时期就孕育着的对这种野蛮制度的不满和愤慨。荷荷、苓苓、紫金英的艺术形象，也分明有着故乡亲人的面影。

诗人的故乡，是著名的侨乡——风景秀丽的广东中山县。她在诗人心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但也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辛酸往事，尤其是劳动妇女所受封建婚姻压迫之苦，引起幼年时代阮章兢的同情。他的代表作《漳河水》饱含着青少年时期对生活的爱与恨。

被生活所迫，中山县的劳动人民很早就到海外寻求生活之路；旧中国，他们把去海外谋生之处称之为“金山”，但很多人或葬身大海，或老死异邦，世上并没有什么幸福的“金山”。不少人年轻时出海寻求职业，年老思念故土，回来娶妻。他们或再到海外，或者老死，家中留下年轻的妻子无人照顾，在社会上艰难的生活。一个个年轻的女子，往往陷入这样不幸的命运。在诗人的亲属中有不少这样不幸的女子，她们悲惨的命运给阮章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自幼年起就充满了对旧的婚姻制度的愤懑和对妇女命运的同情。

在他上小学时，听说一位表伯从“金山”回来了，家里人去看表伯这位“金山客”。但他看到的不象是从什么“金山”回来的，而是一个做苦工回来的老头。老伯攒下了些钱，娶了个二十来岁的穷人家的女儿为妻子，不久表伯死去，妻子守寡无法生活，以后便改嫁了。

章兢姑姑的女儿，即他的表姐，因家穷也嫁了个老华侨，结婚后老华侨又回檀香山，一去未归，家中留下表姐……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妇女是这种不合理制度的牺牲品。

章兢的四姨和一个华侨结了婚，并生了个女儿，姨父离国未归，四姨母带女儿艰难度日。章兢上小学时，曾为四姨母的女儿刻过一枚图章，知道她叫汤兆瑜。章兢学徒时，曾在邻村见到表姐，她生活很艰苦，夫妻二人租地种田为生。抗战时期，表姐和丈夫死去，四姨便同留下的外孙女捡菜拾螺糊口。解放后，阮章兢便担负起四姨及外甥女的生活费用，直到外甥女长大结婚为止。

在章兢的亲属中和周围乡邻之中，有很多不幸的女子。每一个人的经历、遭遇，都是一部对旧社会、对旧的婚姻制度的控诉书。在他亲属中，有个叔伯姐姐的遭遇使他终生难忘，并且与他的《漳河水》的主题、取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章兢有个远房的三伯母，住本村土地庙大榕树旁的破屋里，三伯母是个寡妇，拉扯两个男孩要饭、拾田螺过日子，未听大人说过她有女孩。由于三伯母是穷人，是比章兢家更穷的人，母亲常让章兢给三伯母送去一大碗一大碗的家常便饭，三伯母对此十分感谢，时间一久，就产生和发展着一种亲密的关系。

章兢学徒将满时，有一次在本村的街上碰到一个四、五十岁商人模样的人，手里提了个小藤箱，操广东北部口音，他向章兢打听亲戚；章兢听了半天还是听不懂，于是在纸上写了个字条，章兢才知道这位客人原来是找三伯母。他带客人来到三伯母家，经交谈、自我介绍，才知道这位客人原来是三伯母的女婿。这位虽然不是富商的客人，使三伯母也非常

高兴，因为她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章兢将这件喜事告诉母亲后，才知道了原来三伯父在世时，因被生活所迫，无力将孩子养活成人，才将女儿当“妹仔”（丫头、婢女）卖了出去，但不知死活，今日知道她还活在人间，自然喜出望外。

章兢学徒期满回家后，有一天干活回来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帮母亲干活，她年纪轻轻可脸上没有血色；她长脸形，容貌秀丽，可脸上分明带着忧愁。见章兢回来，她问母亲：“是不是阿兢回来了？”母亲笑着点头。原来这位姐姐就是三伯母的女儿，因三伯母家困难得无力增加一张口，所以就来到了他家住下。

这位姐姐粗手大脚，那是自幼在田间劳动的结果。她对入诚恳、热情，母亲很喜欢她。阿兢自幼有哥哥、弟弟，小妹妹尚未出世，所以对家里增添了这位姐姐也十分高兴。

姐姐在家住下后，他才知道她被当“妹仔”卖了后，长大便被又卖给广东英德一个商人当妾——就是阿兢碰到那个手提藤箱的人。她在这里住了不久，就被英德商人接走了。

不久，大姐又回来了，脸色更为苍白，失去了年轻女子欢乐的样子。母亲告诉阿兢：大姐在家受商人大老婆的气，常遭毒打，她受不了折磨才一个人逃出来。她这次到来，时有惊慌神色，不离阿兢母亲一步。阿兢对大姐不幸非常同情，他劝大姐在家长住下，他已出徒了，家里生活会有保证的。

但是，当阿兢一天做工回来后不见大姐了，母亲告诉他：她丈夫带了几个人来——坐一只小艇来的，把大姐死拉硬扯地抓走了。大姐哭着、闹着都无济于事，母亲上前救她，也被推开了。母亲讲到这里掉了眼泪，阿兢的眼睛也湿

了。从此，再不知道这位姐姐的下落，三伯母想起了女儿便哭。几十年来，尽管许多人间事化为烟云，但这位姐姐的情影和那张失去血色的脸，始终离不开诗人的记忆。在章兢创作《漳河水》时，她似乎站在诗人身旁，请他为不幸的姐妹们进行诉说，控诉旧社会对她们的迫害。诗人几次说起，他创作《漳河水》与这位姐姐的遭遇有关。

诗人对一个重大题材的选择有着现实生活的直接影响，也有着历史的积累和形成。《漳河水》的写作亦是如此。章兢在太行山抗日战斗生活十二年，无疑对他创作《漳河水》的成功起着重大作用的。他把这十二年的生活经历，认为是他的“造化”；他把太行山看成他的第二故乡。在这十二年的丰富战斗生活里，他认识到了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革命事业的成功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看到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妇女同胞做出了重大牺牲。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当解放初期，妇女姐妹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准备迎接全国妇代会召开的前夕，章兢同志徘徊于他战斗多年、同时又要离开的漳河两岸时，感到有一种为妇女同胞写作的冲动。他熟悉的太行山区劳动妇女的身世和她们的事迹，故乡劳动妇女的遭遇和她们的面影，也都浮现在他眼前。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调动了一生中全部的生活积累开始创作叙事长诗《漳河水》。由于长诗酝酿的比较充分，只用了二十天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部诗稿。当然，为了精益求精，章兢同志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了修改，对原稿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成为现在的《漳河水》书稿。

女子在旧社会遭到的不幸、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今日青年难以想象的。为了使青年读者了解过去和理解紫金英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不妨将诗人阮章兢另一件目睹的事情陈述

在章兢十八岁那年，他已学徒期满开始了画工生活。他一次从外面回来，在近村处的象鼻山下坡处，树林周围围了很多人看热闹。章兢顺着人们的视线看去，在三、四十米外的陡坡处一领破席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破被。听呻吟声，是一个女子的声音。一些看热闹的未成年的男孩子们都在一旁笑骂，还有人掷石子，投打那个呻吟的女子。章兢问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女人生野孩子！”再问姓名，使他的灵魂受到震惊——那是比他大，可又是小学时的一个同学。她生得文静、性格和蔼、知礼让人、爱护幼小者。阿兢记得，在作新小学时，他一次莽撞地向教室里跑时，一头撞在这位女同学身上，几乎把她撞倒。阿兢心里害怕。他想这次糟了，或挨骂，或者报告老师，轻则挨训，重则挨板子。他两只发楞的眼睛看着这位女同学，流露出请求谅解的表情，站着一动不动。谁知这位年龄大的女同学却很能体谅人，她先是皱一皱眉，表示对撞她的阿兢的不满，但是转瞬间，眉宇间的怒气便消失了。她红着脸笑了笑，说：“没什么，你以后注意！”从此阿兢对这位女同学非常敬重，她也把阿兢当成小弟弟一样看待。从学校出来后，阿兢常去采桑叶卖，那个女同学也去采桑叶，她帮人过称，借给阿兢装桑叶的箩筐。她和人说话，脸上总带少女的羞怯。因为家里穷，年过二十岁还嫁不出去。后来，她和本村下底塘米店的儿子产生了恋爱关系。因她和男方同姓，虽早已出五服，但仍然受到家族、家庭——特别是男方家庭的反对，不准他们结婚；在她有孕在身，到了分娩的时候，婆家不准进门，又不能生在娘家。于是就把她抬到村外山坡下生产。孩子生下后，产婆

把孩子抱走了，据说是个男孩，可把她扔在野外，任凭人笑骂。那米店老板的儿子此时早已溜之大吉，一切不幸都要由她一人承受。

阿兢会手艺、会画画，被村里少年人看重。他虽然不能直接去救助这位女同学，但他一说要村里少年散开回家去，不要围观不幸者时，少年们散去，不懂事的孩子也走开了。直到这位不幸的女同学被人抬走，他那不安的心才稍平静。

过了不久，这个不幸的女子被米店老板家用小艇运走了。她，也走上了三伯母家那位堂姐一样的不幸生活道路。从此，再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众多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她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奠定了诗人阮章兢创作《漳河水》的思想基础，我们介绍一些诗人青少年时代生活周围劳动妇女的真实生活，对于理解《漳河水》及其他有关作品，以及分析作品的艺术形象是很必要的。

二 他贫穷又富有……

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旧历正月初五）诗人阮章兢出生在今日广东中山市象角村一个卖鱼工的家庭里。家里有三间房子，但地无一垄，房子是卖鱼工的祖父留下来的。父亲叫阮孔甜，字达彬，以卖鱼为生，也兼租地主土地耕种。父亲从地主家池塘里捉了鱼去卖，多是挑到二十里外的石岐镇出售；就是冬季，也要下到冷水里去捞鱼，虽是南方，但遇到阴天下雨或刮风，池水也是很寒冷的。为了赶上一清早买主能买到鲜鱼，父亲半夜里就得起床挑担出发，饿着肚子为一家人的生活奔波，有时买不到池塘里的鱼，就得到河里去

捕捞，那就更辛苦了。

卖鱼的生意养活不了全家，租种一些地主的地或祠堂、庙宇的公地，一半收成交东家或祠堂，一半归自己。每年秋天刚刚收成不久，除了交租外，家里人口又多，很快便过上了家无隔夜粮的贫困日子。

家中唯一的私产是祖父留下的三间房子。三间屋相通，头一间和第二间住人，靠南头的一间作养猪用的。中间的屋子上面有个小阁楼，攀梯子上去，朝东有小窗户——这里便是少年时代阮章兢和哥哥们挤住的地方。后来兄弟们又长大了，便在屋外搭出一间阁楼作为栖身之地。

阮孔甜幼年时读过两年私塾，还懂一点珠算，文化不高，能记账。他有一部木刻版本的《岳飞传》，而且还带插图。他对这部书非常惜爱，缺页或磨损部分都用白纸抄好补上，字迹虽歪歪扭扭，但很认真。有八、九十户的象角村新亨街上，都知道阮孔甜有一部《岳飞传》。章兢儿时不仅爱上面的插图，而且还临摹上面的图象。

母亲杨胜彩，是离象角村十里的申明亭村里人。她是守墓者的女儿，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较早，幼年上过学，有一定文化，还放了脚。她生了十一个儿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去逝，享年八十九岁。

章兢自幼年是个懂得自立、上进好学的孩子，大人都叫他阿兢。他在兄妹中排行老六。大哥林伟，三十年代初逃亡新加坡，抗战时期已故，留下妻子和孩子都是新加坡人（妻子本来就是新加坡人）。老二、老三是哥哥，早逝；老四章权，原是造船工人，抗战时参加地方武装，与日本鬼子拼刺刀壮烈牺牲；老五章成，染上抽大烟之恶习，早已故去；七

弟章垣，抗战时期被富农与日寇勾结扔到江里；八弟章棣，在家务农、养鱼、喂鸽；九妹亚容，十弟章昭抗日战争时期饿死；十一妹阮惠霞，现在广州市文联剧协工作。

阿兢兄妹众多，家境贫困，经常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但丰富的家乡文化艺术生活在精神上给了他一笔财富，就是父亲那部《岳飞传》也成了他少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珍宝。

阿兢有两个伯父。大伯父卖鱼，年轻去逝留下堂哥阮焕伦由母亲抚养，伯母改嫁了；二伯父是船工，也年轻时去逝，二伯母改嫁。二伯父留下了一套做木工的工具，这对于少年时代的阿兢太重要了。他用木工刀具在竹板上刻《岳飞传》上面的人物画像，或给人家的扁担上刻上主人的名字……他未上学之前已从哥哥们的课本上认识了一些字。他仿照图章的样子，将字的笔划部分刻成凹下去的阴字……他这样最初的艺术生活活动受到了大人、邻居们的夸奖与鼓励，这对他说来成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也给了他信心和勇气。在没有老师指点的情况下，他便跑到本村街市上刻字铺里看师傅们的操刀技术，一看就是半天，连师傅们也觉得奇怪，后来明白了他的心意，便给予指教。阿兢稍大时，不仅刻字、刻人物，还用泥巴给小朋友塑像。他曾给十一妹塑过像，她十分珍爱，把塑像藏起来。

农村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少年时代的阿兢，生活虽然窘迫，但他步入了艺术之宫的门坎，所以他成了贫困而富有的孩子。

三 故乡，她有无穷的魅力

广东中山市是个水网地带，她富饶而美丽。

从广州市内珠江大沙头码头乘江轮顺流东下，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航行便到达中山市政府所在地石岐镇。石岐码头在珠江支流上，这里足以停得下几十艘江轮，是个不小的市内码头。从石岐再往东南走二十多里，便是阮章兢同志的故乡——象角村了。

中山市（原中山县）地处珠江三角洲下游，从广州到石岐镇七、八个小时的航行中，不仅可以领略到丰满的珠江水系的情味，而且可以观赏青翠的竹林、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香蕉林，还可以看到如巨伞的榕树和高大挺拔的木棉树；若是春天，它那盛开的红木棉花犹如高举的火把，红火热烈。

对于奇丽多姿，令人眼花缭乱的庐山，宋朝诗人苏东坡在诗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初次游历珠江的人也有此种感觉。当江轮在珠江航行中，不时行驶过交叉的水面，江水各自流去，使人分不清那一条是珠江的主流，要不是由熟悉本地水域的舵手驾驶航船，漂入几十里外的零丁洋里也未可知。在珠江水系里，支流很多，形成水网；至于以那一条为主或它们各自的名称，甚至连本地同志也说不清楚。

中山市，一九八四年由中山县升为市，它是孙中山去逝后为纪念这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得名的；原先，名香山县，是因县境内桂山花香数十里而取名的。

中山市，不只是鱼米之乡，科学文化、工农业生产都有迅速的发展，它还是个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境内有着专供旅游的长江口乐园，有山有水和现代化设施，吸引着港澳同胞和国际游客。石岐镇上，有海外华侨捐资修建的宏伟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来观瞻的华侨络绎不绝；离石岐二十多

里，就是中山先生的故居——翠亨村，那里更是海外赤子心目中的圣地。

美丽的故乡山水，时时把阮章兢带回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回忆里。在他的记忆里，家乡的水多、桥多，石岐的小火轮可通象角，木船和火轮是当地群众到石岐的主要交通工具，并可以通到广州。象角村的码头——当地群众通称为埠头周围，已建立起石匠、铁匠、木工、油漆、刻字、字画、粮店等铺面，市面已相当繁荣。

远游的人往往抑制不住对故乡的思念，“美不美，故乡水”就是这种心情的流露。在诗人阮章兢的记忆里，故乡有苦难，故乡的水，也有过寒冷，但更多的还是充满幻想的诗情。

阿兢儿时，听大人讲，中国之所以被洋人打败，主要是因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所以他曾想长大当一名英勇的海军，洗雪国耻。他懂得，要当一名出色的海军战士，首先要有一身好水性，在他七、八岁时，就开始在池塘、河里游泳了。为了使身子漂浮在水面，他也和其他刚开始学游泳的孩子一样，找了两个水松根（即活化石水杉），用绳子拴在一起，套在脖子上，由于水松根漂浮力很强，可以在水面上自由地游来游去，身子不会沉下去。没有多久，阿兢能在水里游上近百米的距离。一个邻居小姑娘知道他能游那么长距离，觉得好奇、惊讶，在他一次游泳时小姑娘来到河边玩，问他手怎么动、脚怎么踏水；他向远处游去，小姑娘追着他说话，河面又不太宽，使他无法上岸，因为乡下小孩游泳都是光屁股的。阿兢在水里时间长了，也需要回家，便骗小姑娘：“我听到你妈妈在喊你呢！”小姑娘奇怪：“我怎么

一点没听到？” 在水里听得远！”这样，小姑娘走开了，他才爬出水面，穿上了衣服回家里。这是他想当海军在水里第一次长时间的考验。

如果说这是较长时间在水中的考验，因为是夏天，脖子上还系着两根水松根，还可以坚持下来，那当海军的第二次考验就令人难以忍受了。

这一次是在冬季，身上穿了棉衣，在一次大风之后，阿兢到池塘边给猪捞浮萍吃，可是浮萍被风吹得离开了池岸，他用竹竿够了半天也够不着。他围着池塘正打转转，忽然发现池塘四周都是荔枝树，爬到树上，手中的竹竿就能把池中浮萍拨到池岸边。这个存在的秘密被发现后，他自己也非常愉快。于是阿兢穿着棉衣，拿着竹竿就爬到一棵池边的荔枝树上；可是不巧得很，他在树干上，手中的竿子够不着水面的浮萍。他想站到一枝垂得较低、但也比较细的树枝上去，那样就可以用竿子拨动浮萍了。谁知，他的两脚还未站稳，脚下的树枝已折断了，两手未来得及抓住树干，于是噗通的一声掉进水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幸亏会游泳才爬到岸边，浮萍没捞到，反而冻得全身发抖地向家里跑去。事后，他想到，当海军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真要落水，自然比捞浮萍要吃更多的苦头。他了解当海军的自救方法，反而觉得害怕，慢慢就失去了当海军的兴趣。

尽管当一名海军的志趣有所消退，但在水中的游泳玩耍却在记忆里留下了美丽生动的一页，总觉得家乡的水是那么亲切，河流是那么可爱，池塘里浮萍是那么绿……江海里的故事是那么新奇而富于魅力。

阿兢儿时从老祖母那里听了不少民间的传说故事，使他